

3

T5249/4-213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DEPOSITED B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AN 14 1936

楚辭燈卷之三

晉安林雲銘西仲論述

男 沈芷之較

九章總論

王逸謂屈原放於江南之埜。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復作九章。似九章皆江南之埜所作也。茲以其文致之。如惜誦乃懷王見疏之後。又進言得罪。然亦未放。次則思美人抽思。乃進言得罪後。懷王置之於外。其次則思造都爲南行。稱朝臣爲南人。置在漢北。無疑。若江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南之楚則謂之東遷而以思君爲西思。有哀郢篇可證也。洪興祖謂懷王十六年放原。十八年復召用不言所放之處而王逸註哀郢以爲懷王不明信用讒言而放逐東遷。又似懷王旣放頃襄又放皆在江南之楚殊不知哀郢篇有九年不復之詞。如果懷王所放則後此使於齊與諫釋張儀會武關者又是誰耶。或謂懷王止是疏原並未嘗放卽洪興祖放而復召之說未有確徵余按史記本傳有雖放流之句報任

安書又有屈原放逐乃賦離騷之句則思美人所謂路阻居蔽抽思所謂異域卓遠其不在國中供職可知但與江南之楚無涉耳大約先被讒止是疏本傳所謂不復在位以不復在左徒之位未嘗不在朝也是放然不數年而召回故又有諫入武關一事其後哀郢篇所云九年不復者痛其在遷所日久以懷王名已比照所以甚頃襄之暴耳涉江以下六篇方是

項襄放之江南所作。初放起行水陸所歷步步生哀。  
則涉江也。既至江南觸目所見。借以自寫。則橘頌也。  
當高秋搖落景況。寄慨時事。以彭咸爲法。且明赴淵。  
有待之故。則悲回風也。本欲赴淵。先言貞讒。不分有  
害於國。且易辨白。一察之後。死亦無怨。則惜往日也。  
哀郢。則以國勢日趨危亡。不能歸骨於郢。爲恨懷沙。  
則絕命之詞。以不得於當身。而俟之來世爲期。看來  
九章中各有意義。雖所作之先後。未有開載。但玩本

文。瞭如指掌。不待紛紛聚訟。原本錯雜無次。皆由於  
未嘗細讀本文。所以篇篇詭解。余依同里黃維章先  
生所訂正者。以爲定次。亦非敢於憑臆。更易也。

九章

惜誦

音敏

惜誦以致愍兮

惜痛也。卽惜往日之惜。不在位而猶

已因進諫而遇

進諫比之矇誦故曰誦愍憂也。言痛

罰自致其憂也。

發憤以抒情。惟惜故憤。惟憤故所非

忠而言之兮

所誓詞也。言指所誦之言。意當年必有一事。原又進諫者。

指蒼天以

爲正

平○声欲上天代爲理。

令五帝以折中兮

叶○聲

之帝戒六神與嚮服

卽六宗嚮對

俾山川以備御兮

御侍

命咎繇使聽直

也服從也

聽其曲直

已上指天爲誓。所謂發憤以抒情者

而贅肱叶夷失位之後別諸寵臣在官僚中如身之有餘肉不能供用忘儂嬉以背衆  
今儂輕待明君其知之以君必知言與行其可迹前所言與所行其事之情藏於中則當否俱有成迹可據也

今儂不可保也止用心一處而不預疾親君而無他防仇讐何以自保

今有招禍之道也急於得君而背衆其取禍乃理勢所必然不足爲怪已上根上文

忽忘身之賤貧見疏於君之後不能再得君之故思君其莫我忠今背衆待明君二句推言前此之所以思君其莫我忠今

故不憚位卑事君而不貳有可言處忽記不得失位之後身在交結作忠何幸以遇罰今亦非余之所志也

想用不在行不羣以顛越獨行又衆兆之所咍也

觀之而大快矣所讐者至此冷眼紛遙尤以離謗今嘗不可釋也

今儂輕待明君其知之以君必知言與行其可迹前所言與所行其事之情藏於中則當否俱有成迹可據也

以示人故相臣莫若君去言相視所以證之不遠也貌見於外不遠謂近在目前最爲易驗已上追敘吾誼先君而前此失位之後惟冀君自悟以爲可恃吾誼先君而後身衆人指寵臣以其與已相以娛專惟君而無他今又衆兆之所讐也反必欲加害伏下設張辟君句

君句衆人指寵臣以其與已相以娛專惟君而無他今又衆兆之所讐也衆兆則盡

讐報也以其無與於已亦以不相關切同極異路句壹心而不豫之情報之伏下駭遽離心

遇罰於人所難言處。又忍不下情沉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也。進言之本意無人肯白之。君使免謗尤。

### 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

**中情** 中情當作善惡。去聲。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上書而頭緒甚多。有涉於濟。前所仇者。至此固不可結其心。而求其代致願陳志。而無路。又難自通。進言時尋不着門。得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余聞。時。自。然。摸。不。着。路。呼。應。甚。靈。退。罪。時。自。然。摸。不。着。路。忠。而。遇。罰。安。能。以。何。辜。免。申。侘。傺。之。煩。惑。兮。申重也。煩惑。疑亂之意。

### 中悶瞀之忳忳

心也。瞀。思亂也。忳。憂也。已上敘此番遇罰。昔歲來歷。所謂誦而致愍者。乃通篇題目之正面也。昔余

**夢登天兮覓中道而無杭** 航同。猶言階也。吾使厲神  
**占之兮** 厲神。殤。味。仕。時。夢。此。 **曰有志極而無旁** 極有志於事君。惜其志。 **終危獨以離異兮** 若後來當危險。獨與君別之時。 **曰君可思而不可恃** 可思者臣之義。不可恃者君之心。耳。 **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 上官大夫爭寵。讒之而見懲。初。疏。初。次。已。踰。過。一。危。矣。懲。 **熱羨而吹鑿兮何不變此志也** 前既逢殆一次。此番割而自改。何以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昨。亦。當。憲。忘。吹。鑿。之。戒。乎。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昨。招。怒。癡。模。樣。

也。平日爲伴侶者見之亦驚駭。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也。援引更靠他不得。

追遽恐禍相及。靠他不得。不日同事一君而所行不同。見之不肯。

句以明人情之疎。君所以不察之故。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

也。平日爲伴侶者見之亦驚駭。

離骨肉行姢直而不豫兮。僕功用而不就。自用不能成功。

聞作忠以造怨兮。昭君之忿恨。謂之過言。自盡其心。反過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輕忽其過言。以爲忠過。則僧反。

招群佞之嫉妬必至行讒。行人則增弋機而在上兮。射張。疊經以忠過罰。方知遇罰。

鳥之矢音尉捕鳥。設張辟以娛君兮。辟法也。設網。

而張之以待其自陷。使君治之有名以爲樂也。願側身而無所藏身。欲儻何以干傺兮。棄職不進而恐重患而離尤。君誣詰我。欲往何國遠集兮。避禍求仕。既往欲高飛而橫奔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不去改行違道。心上又過。不去所以謂之側身。無所背膺。脾以交痛兮。脾中分也。一體中分兩邊。心鬱結而紓軫。憂難自解。已上根煩言不可結而詒。木蘭以矯蕙兮。擣春矯。擣也。繫申椒以爲糧兮。繫精。糧之也。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爲糗芳。當春日青黃不接。亦必以芳爲糗。不食他物。單

承上文橫奔失路堅志不忍恐情質之不信兮

恐中

二句以明不易素守之意

情質不足見

情本

信於人

貴

故重著以自明

重著言作離騷之後再著是篇也

發憤抒情

句音矯

橋茲婚以私處今

貧獨善應上去住橫奔三意

私處賤

願曾思而遠身

增思則無出位之謀遠身則免讒人之姪庶幾側身有所乎

已上提出

自已本領方結得住

林西仲曰此屈子失位之後又因事進言得罪而作也首出誓詞以自明其心迹繼追言前此失位在於犯衆忌離衆心所致中說此番遇罰因思君

至情忘其出位言事之罪然後以衆心之離衆忌之謗痛發二大段總以事君不貳之忠作線末以不失素守之意結之仍是作離騷本旨故曰重著詞理甚明也舊註把惜誦二字解作貪論二字贅胱二字解作忠君如人有贅胱之病忘身賤貧解作竭忠忘家之意紛紛傳訛總因不知來歷守定王叔師章句以爲九章皆放於江南之埜所作若果放也必有羈置之所安能任其儻個千條高飛

遠集乎。按史記懷王聽上官之讒怒而疏屈平疏者。止是不信任耳。未嘗放也。玩是篇懲羨吹鑿。及折臂成醫等語。其爲前番旣疏猶諫失左徒之位。此番又諫無疑。卽得罪亦但云遇罰不過嚴加譴責。以其所諫不當理耳。亦未嘗放也。劉向新序所云放之於外。乃後此之事。且非江南之埜。其放於江南之埜。因令尹子蘭之怒。使上官大夫短之於頃襄。又與進諫無涉。讀騷者皆不可不知。

思美人

思美人兮。擣涕而佇眙。

音夷

思之切故含媒絕路阻兮。無

代白被言不可結而詣

所欲言者不可

疏處外言結其心而遺之

蹇蹇之煩冤

兮。盡力而陷滯而不發

而冤不能明

申旦以舒中

情兮。逐日自志沉菀而莫達

蠭積也。以媒願寄言於

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

豐隆雲師將送也。因歸鳥而

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

迅疾飛也。當值也。又竟過而

不及用。所以言不可結而詣

。已上敘思君所

高辛之靈展兮

靈福也。帝譽遭玄

卷之三

以孽涕竚盼之故

當福盛之時遭玄

鳥而致詒。遺以卵而生契。古人亦有欲變節以從俗。今媿易初而屈志。易其舊不能伸其志爲可耻。獨歷年而離愍。今被疏懷。憂已久。羌馮心猶未化。止任吾心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爲。寧抱痛憂而老死於此。但歷知前轍之不遂。今未改此度。亦不可冒媿而變易。況年乎。知前轍之不遂。今未改此度。未疏之後。終不忘也。狀下南行思彭咸句勒騏驥而更駕。今造父爲我車旣覆而馬顛。今塞獨懷此異路。旣疏之後。終不忘者。以人人不由而獨由也。狀下南行思彭咸句勒騏驥而更駕。今造父爲我操之。從俗改轍似可自遂。而無車覆馬顛之患矣。

遷遷去言遷遂次而勿驅兮。

遂巡次止也。聊假日以須。昔以非其路。指嶧冢之西。却不行。故有待。指嶧冢之西。  
隈兮與纁黃以爲期。嶧冢山名。日將西入。色纁且黃。之地。窮日之力而休焉。已上敘思君欲伸其志。又不能變節求媒而行不當由之路。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假日以須者。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南行兩水之間。又擗大薄之芳茝。兮。薄叢。擗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之人兮。生不及吾誰與玩此芳草。今人必解萹。萹無玩者。解萹薄與雜菜兮。萹。萹蓄。不芳備以爲交佩。以蔽莽爲佩。佩續紛以繚轉兮。遂萎之物。備以爲交佩。左右佩。

絕而離異。仍未改此度。明知不容吾且僵徊以娛憂。

今卽歸觀南人之變態。於衆必至零落而棄別叶皆

冷眼以觀郢都之人。變節惡狀。如離騷所云蘭之委美從

俗椒之專佞。慢慆是也。

羈快在其中心兮。揚厥懸而不埃。平日

所依之度。而無待於外。芳與澤其雜糅兮。

佩言羌芳華自中出澤指羌芳華自中出

紛郁郁其遠蒸兮。郁郁盛貌蒸芳氣遠聞也

滿內而外揚。所以謂

出情與質信可保兮。厥憑止揚羌居蔽而聞章。名不因境去聲而掩所以

謂之不埃。至此則陷滯已發矣。沉菀已達矣。中心之快莫過於此。已上敘志之伸。不論窮達。但得保其前度。所令薛荔以爲理兮。以爲理卽離騷蹇脩以憚得已多。

令薛荔以爲理兮。以爲理之說。蓋媒之言也。

舉趾而緣木。畏登因芙蓉以爲媒兮。憚褰裳而濡足。下畏入登高吾不說兮。高悅同緣木則行險叶尾

污方所不及。欲居之不蔽。少不得要固朕形之不服求媒難辭行險受汚之患。安得不憚然容與而狐疑。豈然旣到此娛憂一番。又持兩端而不決。廣遂前畫。今未改此度也。

可竟無所爲而去。故謀乎。馮心未化。必爲大成就前此所行去而不决。廣遂前畫。今未改此度也。

不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暮也。爲安命居

蔽而徑撤。下乎。又願趁此時光。獨煢煢而南行兮。煢未至纁黃。尚可有爲。所以狐疑。尚欲死諫。此思不到此。而竟到矣。

思彭咸之故也。尚欲死諫。此思美人實着。已

上敘無求媒伎。倆輾轉思惟。  
舍死諫一着。別無他途可行。

林西仲曰此屈子思懷王所作疏放之後媒絕路  
阻言不能達然欲變節從俗寧老死於外亦不可  
爲非不知前番取敗在於前度未改及有便路又  
不卽行以其所愧在彼而所懷在此也南行娛憂  
仍持一副孤芳本領雖不合於今人而脩名不以  
處幽而掩所得不旣多乎若欲求媒將致失身媒  
可無求而身不可或失娛憂之後又覺安命罷去

辜負此行不如乘時死諫可盡思君一點血誠此  
乃獨懷之異路非人所能由亦非勢之所能阻耳  
是一篇離騷節文與江南之埶所作無涉舊註雖  
無大訛但惜其不能分出段落令讀者費盡探索  
使我恨恨

愚按篇首豐隆或曰雲師或曰雷師卽離騷求虞  
妃者集註謂雷威求無不獲雖本於淮南張衡郭  
璞之語但數子皆漢晉間人在屈子之後離騷言

乘雲此篇言浮雲其與雷師無涉明矣况求女結言以禮爲貴若用雷威是先自處於無禮矣何怪處妃之緯繡乎註屈而悖屈自非作者本意不如以屈註屈之當

林沅附識

抽思

心鬱鬱之憂思兮。憂國憂民思所以獨永歎乎增傷。  
以力不能救又加憂也。身斥於外故曰獨思塞產之不釋兮。既加憂而曼遭夜之方長。愁入苦夜長以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四極之浮浮。不動也怒爲逆德以風引出怒來卽終風四極作回極誤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憂憂。憂且暴之旨舊本音所憂君之怒爲下文作引願遙赴而橫奔兮。欲從所居愁也。已上提出已之願遙赴而遠赴郢不候命覽民尤以自鎮。見民之懲罰者多。恐又加罪而自止。結微情以

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

矯舉也。結構精微之意。列之書中。舉而進之君。蓋上書也。

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

回轉畔田

中路也

反既于此他志。

叶○之反以爲罪而疏之。是前番之言。已吧捉不定矣。

矯

吾以其美好兮。

自以爲行之善而矜我

覽余以其脩姱。

德之精

而示我與我竟有相勝相與之皆不以爲然。

蓋爲余而造怒。

以向有怒余之意。一見而怒便生也。

音闕

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

此番不敢願君自察其非悲夷猶而冀

進兮心怛傷之憺憺。

憺憺動也。又傷不能至郢而陳其事茲歷情以陳

辭兮此情可謂至切俱歷歷列之書中矣。綦詳聾而不聞。止是置之不足聞亦不固切人之不婚兮。急切之人不能稱君之足怒也。

衆果以我爲患。果以我之取怒爲慮。其不信者誰敢使之信。不聞者誰敢使之聞乎。已上自敘所陳不當君心。皆由於君有餘怒未忘。人以代白爲戒。初之理。諸本豈字下有。堪。明。咱。未疏之前。吾可完。非好勞也。欲全君德耳。指彭咸以爲儀。以彭咸之死。夫何極而不至兮。善不

造其故遠聞而難虧名播善不由外來兮。美好修姱施是不由。孰不虛作。足爲人所稱。孰無施而有報兮。報者外來之說。孰不實而有穫。穫者。穫其實。是不可虛作美。所以不憚勞而必陳詞之意。思之理。抽而出之。陳詞以與君。果以我爲患句。憇吾以其美好。今敖朕辭而不聽。合晝夜之衆論。無有已上佯聾不聞句。唱同。謂發歌句者。歌之音節。所有鳥自南兮來。爲上總申前意。倡曰。歌同。謂發歌句者。歌之音節。所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遷之於外。止不使預朝政。不便。故忽之。應自言。故以鳥爲喻。亦止日集。好姱佳麗兮。

判同畔獨處此異域。因好修而被疏至此。旣惄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異域無朋。故都又道。卓遠而日忘兮。故都以相隔漸不記憶。願自申而不得。難以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悲其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此間時日難渡。惟郢路之遼遠兮。覩一夕而九逝。寐便曾不。知路之曲直。今南指月與列星。之所以謂願徑逝而不得兮。覩識路之營營。形不如神之往來。自到鄉便曾不得。信直兮。輕信人心之人之心。不與吾心同。吾心之存直道尚存。

直道者絕理弱而媒不通兮行不合俗故理弱於尚無其人

不知余之從容

且不知吾心有自得處安望其他覓雖信直往來亦何益哉

音尋

身在漢北無人代白還郢之苦亂流而上自傷遊之

○魚○斯○反

於江故逆

長瀨湍流泝江潭兮漢水南入歲嵬蹇吾願兮軫方也歲嵬高貌匪進兮鶴同進超越回轉心之所之不失其度泝流而行

夷猶宿北姑兮北姑地名留戀不忍去然總不能出北方

煩冤瞀容實沛徂兮負冤不修飾而容瞀亂實欲沛然往南

愁歎苦神靈遙思兮往南不得

惟有自愁自歎其苦神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叶莫悲反如此之靈遠繫所思而已

路已絕必道思作頌舟中且行且思作此一篇

救不至於憂死兮叶垢反聊以自救兮得人遂達也其實我之止好自救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心所憂者大不能免死於憂達之於君這個話無處告人收篇首憂思陳詞等語已上敘無聊之極借南行以自遣而一片憂國憂民之心終不能釋

林西仲曰屈子置身漢北無所考據劉向新序止

云懷王放之於外並未有漢北二字樣卽史記亦但云疏絀不復在位其作離騷雖有放流等語亦未

有漢北字樣今讀是篇明明道出漢北不能南歸一大段則當年懷王之遷原於遠疑在此地北前尤加疏耳但未嘗羈其身如項襄之放於江南也故在江南時不陳詞在漢北時陳詞哀郢篇言棄逐是篇不言棄逐蓋可知矣奈懷王爲人好尊大喜奉承受群臣之媚有素其所以多怒者恐已之美好修姱爲人所勝不能專其爲善擅其爲名故前此上官窺見其微以原自伐行讒純用激法耳

篇中先提出已之憂思全爲國爲民起見因屈於君之多怒難以面陳遂趁筆帶出民尤兩字則民生不堪之狀約畧可見此番竭情上書出於萬不得已而君衷如充耳仍是前番不信故習左右之人皆以不婚取怒相戒不爲一言非不知未疏之前言猶在耳其所以賣陳不已者欲君成其所爲善得其所爲名上比五帝三王節已不幸而爲彭咸亦不敢惜也若漢北不得歸狂顧南行惄惄

之意猶在末着此先君後已之衷千古如見耳一

篇中層次井然苦被舊註埋沒總因以九章皆作於江南之埶一語遂把篇首憂思認作放已而懷愁陳詞認作冤已而請察不知將下文望三五以爲像及蓀美可完遠聞難虧等語置之何地且以懷王黃昏爲期之言移在頃襄身上張冠李戴安有是理甚至有烏南來集於漢北二句無可附會乃以爲原生於夔峽仕於鄢郢之喻毋論原非夔

峽之人以鄢郢爲漢北義尤未安但玩下文痛郢路之遼遠以望北山宿北姑爲悲南指而魂逝南行而心娛若江南之埶所作則此等字面皆用不着是漢北之集或言烏乎或自言乎按漢北與上庸接壤漢水出嶓冢山在漢中府寧羌縣上庸卽石泉縣懷王十七年爲秦所取而漢北猶屬楚嗣秦會楚黃棘復與楚上庸至頃襄九年楚爲秦敗割上庸漢北與秦故思美人篇亦云指嶓冢之西

隈以身。在漢北。舉現前漢水。所自由。喻置身之高耳。若別舉高山。便無來歷。以此推之。則原之遷此。何疑。若舊註謂原生於夔峽。不過因杜詩最能行篇。謂山有屈原宅句。不知少陵當日雖在夔州。而屈原宅却在荊州府之歸州。以歸州當春秋時。亦夔子國故地。因舉全夔而總言之。非謂夔州府有屈原宅也。郢都卽荊州。生於郢而仕於郢。何謂之南來乎。余不信諸家之註。惟以屈氏自註爲確。

涉江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旣老而不衰。以服喻行。黃維章曰。世無服先王之法服者。則法服卽爲奇服矣。冠名以爲奇服。所被明月兮。珮寶璐。明月珠名。寶璐美。世去吉。切雲之崔嵬。切雲。珠名。寶璐。美。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服本明潔。自然與其志。駕青虬兮。繆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理之圃。高馳而相知。聖人登崑崙兮。食玉英。吾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哀南夷。今齊光。所馳愈高。所得愈大。可以不朽。世本不足顧也。已上自敘素行之端直。

之莫吾知兮。

欲濟江湘而東行故名楚爲南夷音哀

且余將濟乎江湘。

點涉叶故反

江乘鄂渚而反顧兮歛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皇  
邸余車兮方林。

乘登歛緒餘邸舍也方林地名未濟時先徘徊一番

乘舲船音零

余上沅兮齊吳榜而擊汰。

齊衆用力也吳榜效吳國叶之船櫂也汰水波也

濟時又徘徊一番

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

回水回流也方

濟時又徘徊一番

朝發枉階兮夕宿辰陽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  
何傷。

至此知徘徊無益奮然前往矣既濟後又計度自慰一番

入溆浦余儻徊

徐昌反

今逃不知吾所如

此時雖知所遷僻遠尚未知當在何地也

深林杳以冥

冥兮乃爰狹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  
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其承宇

入浦之後又入林入林之後又入

入山歷盡許多惡境方知所如也已上敘見放之

涉歷前高馳者今愈馳愈卑矣前不顧者今不得不入

壽日月同光者今入山林雨雪中併不知有天地日月矣字字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

前哀南夷至此

與前互映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

與前互映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

前哀南夷至此

自哀矣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特

暫處接輿髡首兮桑扈羸行

髡首被髮也桑扈子桑戶也裸行貧無衣也

賢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

裸同

叶曹

必以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

入山中接輿髡首兮桑扈羸行

髡首被髮也桑扈子桑戶也裸行貧無衣也

忠不必用。此二句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

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

董正豫疑

昏煩悶也。雖知必不能容於俗。但守道不可疑。寧終身煩悶不敢恤也。已上敘明知見放。皆因已端直所致。奈不能全棄道以自全。亂叶善。

亂曰鸞鳥鳳凰曰以遠兮燕雀烏鵲巢

堂壇兮貴賤易露申辛夷死林薄兮

辛夷暴而積之枯爛於草間

腥臊竝御芳不得薄兮

薄迫近也。臭易位矣。

香陰陽易位時不

當兮

平○声。易經謂陽爲君子。陰爲小人。而以內外分泰否。

當兮

今既陽位。是不復值泰交之時也。總承上文。

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

惟有抱忠信而惆悵去而遠逝。此邦不可與處也。

林西仲曰。屈子初放涉江氣尚未沮。故開口自負。說得二十分壯。先哀南夷不知用賢。取道時徘徊。顧望猶以端直無傷自慰。似不知後面之窮苦者。迨涉歷許多荒涼地面。忽轉而自哀。方知見疏於君之後。不知改行從俗。宣至於此。再思古人忠賢者。往往未必見用。又以守道不恤窮達爲是。亦無用改悔也。還是幼好奇服。老而不衰。口吻末以陰陽易位。欲去而遠逝作結。正是不能去。不忍去念。

頭爲此無聊之語耳。按原之放江南雖曰東遷却在郢之東矣。哀郢所謂遵江夏卽此也。湘江在長沙乃過岳州洞庭而東行。哀郢所謂上洞庭而在辰州則至南耳。故哀郢又有森南渡句。仲春而放其曰欵秋冬之緒風以餘寒尚未盡緒者餘也。山高蔽日故又有雪總是一事不可以字句爲疑。

橘頌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叶蒲○北徠古來字。后皇后土之神。樹由地生。故以地爲主。言橘來服屬嘉樹。而列於受命不遷生南國兮。始生之時受后土之命。江南猶原生而深固難徙更壹志兮。不使遷於他方而定在  
其志以奉后土之命。猶原不往他  
國求仕。又專壹其志以事楚君也。則爲枳。又專壹曾枝剝棘。分言其枝。猶原有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分言其葉。猶原有曾枝剝棘。分言其枝。猶原有不可狎圓果搏兮。搏如以手捏聚也。分言其果。青黃之味稜文章爛兮。又就果再分言其皮。未熟者青。已熟者黃。相間而文章燦然可觀。猶原有

媚於精色。內白類任道兮。又就果再分言其肉至精。

音墳  
氣

以道自任者不能。紛緼宜修姱而不醜兮。

音纏  
貌

猶原之行廉志潔。紛緼盛貌。與他樹爲類也。已上頌橘之素具。嗟爾幼志。有以異兮。承上文姱而不醜句。言橘之衆美畢備如此。非獨立不懼。豈專爲受命而然。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申上受命不遷句。言南方或必待綠葉素榮。而後可喜乎。深固難徙句。言所以踰淮則爲枳者。以志之大。申上深固難徙句。言所以踰淮則爲枳者。以志之大。在各安於所生之土。於南國有不可去之義。無所求於他國也。蘋世獨立。橫而不流兮。死而復生曰蘇。流而不直曰橫。言經採摘剥折。

後復有萌芽。亦必如前之獨立不懼。不肯閉心自慎。變節蕩然隨流爲不嘉之樹。苟圖免害也。閉心自慎。終不過失兮。惟以青黃之皮。包裹精白之心。慎意外同類中。如柚聽其爲柚。橙聽其爲橙。皆無待於外矣。唯幽隱而秉德無私參天地兮。心既閉而且慎。則所秉備之意。援之私。與以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可以相配。願歲并。謝與長友兮。迫歲諸樹並謝。惟此不凋。有歲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不使文章過溢。然枝梗中。文理儘有。前可觀。不容理沒。所謂年歲雖少。可師長兮。雖無松栢。去聲。意見下文。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以不遷可結爲長友者。此也。可觀不容理沒。所謂可師法者存。不但可爲友而已。意見下文。

志揆之。有合於伯夷不食周粟之義。今宗國之危亡可待。置以爲與國存亡之像。以自矢其志。所謂可師長者此也。已上頌橘之處變亦不陽其所素具。

林西仲曰。一篇小小物贊。說出許多大道理。且以爲有志有德。可友可師。而尊之以頌。可謂備極稱揚。不遺餘力矣。在原當日見國事不可爲。而又有宗國無可去之義。故把橘之不能踰淮。做個題目。不覺滔滔汨汨。寫過又寫。其上段言其履常本領。下段言其處變節概。皆是自己意中之事。因當世

無一相似之人。亦無一相知之人。忽於放廢之所。得一良友明師。乃傷心中之快心。雖欲不備。極稱揚。不可得也。看來兩段中句句是頌橘。句句不是頌橘。但見原與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鏡花水月之妙。吾里黃維章先輩。謂舊註不得其解。乃以爲前半說橘。後半屬原自言。遂令奇語化作腐談。且梗其有理。年少置像諸句。皆刺謬難通。駁得最確切不易。

九章皆原自言。惟此是贊物。何以列入編內。蓋八章各有其時。各有其事。不能一起寫盡。且不便一起寫盡。故借橘來從頭到尾。說得如許詳備。所云可友。言已往的志節。所云可師。言將來的榜樣。是自生至死。行實無乎不盡。文心之狡猾如此。

林沅

附識

悲回風

悲回風之搖蕙兮。回風。旋轉之風。秋氣動物。難爲晴也。心冤結而內傷而蒙冤鬱結之人。以世道物有微而隕性兮。蕙之爲之當秋亦如此。尤覺傷心。物有微形未枯而聲有隱而先倡。風之爲聲。頗隱。未飄於後而已。倡之於先。由微至大。夫何彭咸之造思今言設心暨志介而不忘。終死。生以之。猶俗言擎定做萬變其情。豈可蓋今。身歷許多撓折。其中情狀。定知偽也。可孰虛偽之可長。世豈有虛偽之人。而能長保其志節乎。則彭咸乃回風之所不

能搖者也。已上單表彭咸於不可鳥獸鳴以號羣爲之時而獨爲以明可以爲法之意。鳥獸鳴以號羣物各求其類。草苴比而不芳。苴枯草也。非其魚葦鱗以自別。今其類外以自別異。故茶蕡不同畝。芬。去声。草治也。凡流飾不同故。芬。賢人無所用於世。惟有僻處抱德而已。已。惟佳人之永都。芬。上言楚當日。正值回風搖蕙之時。以起下文。惟佳人之永都。惟思也。佳人指彭咸。永都長保其志。介之美也。舊註佳人君。大謬。更統世以自覘。叶恭。既思之後。又統包一世。眇遠志之所及。今憐浮雲之相羊。叶恭。然我以眇然之遠志。所及而爲之者。不能實用其力。但如浮雲之遊行天。

上難以自主。誠可憐惜。介眇志之所感。今也。竊賦以有非其類者間之也。介眇志之所感。今也。竊賦詩之所明。叶恭。因此有感。曾賦詩自明。如離騷所謂依彭法。惟佳人之獨懷。今思彭咸不得於君。折芳椒以自處。叶恭。既思之後。惟以善自治。椒性辛。猶云薑桂之性。到老愈辣。會歔欷之嗟嗟。今歎聲獨隱伏而思慮。民總不得行。思所以爲國爲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漫漫。今掩此哀而不去。抑思。夜間無不寤。從容以周流。今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不哀之時。音烏。寤。曙而起也。日間雖強置不思。亦無不哀。

時之糺思心以爲纓兮。糺戾編愁苦以爲膺。膺絡膺者

得已想出一個法。將思與哀攢折。若木以蔽光兮。隨

飄風之所仍夜。黑暗世界。庶不知夜盡當曙。曙盡又

夜。但隨風之所飄而就之。則存鬚鬚而不見兮。心蹠

躍其若湯

按同

哀

然

思

不能

終

禁

熱

腸

跳

躍

如

沸

湯

也

撫

珮衽以案志兮。趙惄惄而遂行

遠志猶在也。抑按其心之所以蹠躍者。以

志超然爲無所知之人。周流而行。或可以逍遙自恃乎。伏下登石巒。止高巖。兩暇音忽。呑吐思彭咸。旣諫見拒而已。之哀思。不歲音忽。睂睂急視貌。視能自遣。有相符者。歲睂睂其若頽兮。此時之國事。已

頽敗而。自已年老。死期將。不可爲而。亦不能爲。而節離兮。節離草枯。芳已歇而。比合也。同時之俗。又無相助。憐思心之不可懲兮。是思之總無益。但而爲之者。叶留便足徵從彭咸之所居。其言之證此言之不可聊断。非虛僞。不可苟且以偷生。寧

溢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思既不懲。又是愁心常愁。更甚於死。如何耐得。孤子唶而枝淚兮。唶歎此家父母死。則思而哀。放子出而不還。放逐之子居外。父母死。未得聞。則不思而不哀。唯此能思而不隱兮。隱痛也。世無思而昭彭咸之所聞。此不痛之人。故常愁。

推之。則所聞彭咸之事。卽其心亦昭然。可以共見矣。已上自言思君而哀。至死方已。與彭咸同。

影同

登。

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寂然入景響之無應。今我入本有影。無應我影者。我入本有聞。無聲入景響之無應。可得我或有所聞。省之不可得其故。想之亦不可得其理。是我又無解於世俗也。二句總言國內無人愁鬱鬱之無快。今居戚戚而不可解也。居坐心懶。輒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總是不可解之意。登巒遠望。本以掩哀。乃景象荒涼至此。念及君國。徒增哀耳。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儀匹當高秋曠遠。聲有隱而相感兮。蕭颯之響。最易撩愁。又清淒之景。前止云先倡。茲已刺

入人物有純而不可爲。卽至全至粹之物。當之亦不心矣。物有純而不可爲。能保前止云微而隕性。茲則有形無不敗矣。不可爲如言疾不邈。漫漫之不可量。可爲之意。二句總言國內無美政。邈漫漫之不可量。今縹綿綿之不可紓。縹帛青白色。紓曲也。極目愁悄。悄之常悲兮。愁多則傷人。故常翩冥冥之不可娛。往來貌冥冥。昏暗也。往來登望。自朝至暗。無一凌大波可樂。本爲掩哀至此。私念已身。又徒增哀耳。凌大波而流風兮。凌歷也。流漂也。申上託彭咸之所居。因登石巒。而增哀不得不舍去。歷大波隨風而行。但思大波爲彭咸所居之處。雖一時不能相從。且預以身爲託。又可他往也。申上文昭彭咸之所聞意。上高巖之峭。已上言惆悵而行。於國中無可自寄處。

岸兮隨風而舍大處雌蜺之標顛。

虹之雌爲蜺

標杪顛頂也

據青

冥而攄虹兮也攄舒遂儻忽而捫天

天可代矣

吸湛露之

浮涼兮

於天之能養物者吸而存之者吸而存之者

漱凝霜之零零

於天之能戢物者漱而棄

之依風穴以自息兮

風穴從地出之處也因就其源頭而宿不必問其

雖無不眠至曙之患

然忽遇其

爲回爲飄矣

澄音怪欲開去聲

崑崙以澂霧兮

其昏有牽戀之事

崑崙以澂霧兮

欲開隱岐山以清江

岐山卽岷山欲去其濁

憚

涌湍之磕磕兮

磕磕水石聲危阻可聽

波聲之洶洶

波聲之洶洶

沸騰難聞去其

其昏無着呼處

紛容容之無經兮

其昏無着呼處

罔芒芒之無紀兮

罔芒芒之無紀

惟以御風如

御風如有翼

濁又無着手處

又無着手處

翻覆不定

翻覆不定

去則紛然變動而無履義之經昏未開則罔然惑逃而無周物之紀代天工者無可施力軋洋洋之無從兮

日輒馳委移之焉止

此時水不可行山又無可往不得不又隨

去飄同

漂翻翻其上下兮

翼遙遙其左右

御風如有翼

御風如有翼

汜潏潏其前後兮

伴張弛之信期

指水之潮汐故曰

指水之潮汐故曰

信期言俯視大波

出吾前後吾雖行止無定而不敢

失所守與潮汐之有信可爲伴侶此即

彭咸造思故曰

介不忘之心也

已上言惄惄

觀炎氣之相仍兮窺

觀炎氣之相仍兮窺

煙液之所積

以信期諭之秋之先則火令也火氣鬱

而行於天土亦無可着力處

而爲煙煙所着又凝而爲液此相因之

火之虞其後且有燎原之禍

理若不知張弛之政其始有厝

悲霜雪之俱下兮聽

悲霜雪之俱下兮聽

潮水之相擊。秋之後。則水令也。海水潮汎。一日再至。  
且有陸沉之變。其後偕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典  
蕩析之災。有相擊之勢。若不知張弛之政。其始有  
祖曰懷王二十五年。入秦與昭王盟于黃棘。後爲秦  
欺客。死於秦。今項襄迎婦于秦。是欲復施黃棘之枉  
策耳。光景往來。難于再借。求介子之所存兮。所在見  
療原陸沉之變。計日可待。懷王施枉策時。卽當效二子辭祿而隱。  
伯夷之放迹。放逸也。一不食晉祿。一避紂北海。追言  
遯心調度而弗去兮。欲挽回而不決。刻著志之無適  
也。刻勵著立也。勉立志以守。無他適之義。懷王施枉策時。卽當效二子辭祿而隱。  
想。豈不可怨。懷王施枉策時。卽當效二子辭祿而隱。

○楊同。悼來者之愁愁。後來無幸。受許多憂懼。豈不可悼。此二句

意。而總言之。以別上文也。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  
而自適。越絕書曰。子胥死。王使捐於大江。乃發憤馳  
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申徒狄不忍見  
是君未殺。而自抗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  
其迹之高。故可悲。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  
吾之所怨。所悼如彼。舍死之外。別無他着。然所以遲  
至今日者。恐負重石入河。如申徒狄無益於事。失之  
太驟耳。子胥投江。非出已意。一心糾結而不解兮。思  
塞產而不釋。以此有待而死。則思心愈不可懲矣。治棄  
賢任姦。危亡日近。念念以必死。自矢。但欲求合於彭咸。不忘其志。介而已。

林西仲曰。思美人抽思兩篇。皆一言彭咸。離騷兩言彭咸。惟此篇三言彭咸。自當以彭咸爲主。腦開手提出造思志介二句。則篇中許多思字。許多志字。俱本於此生出來。若折芳椒。伴張弛。調度弗去等語。皆其介也。以回風起。中間點出隨風流風息。風穴漂翻。翻諸句是風。又爲一篇之線矣。其意以爲彭咸之時。正當世風日壞。獨爲所不爲。死生以之。誠出於至情之不容已。非有所虛僞也。今楚國

棄賢進姦。國事已不可問。而吾獨思彭咸之永都。既不得用。又思彭咸之獨懷其造思。與彭咸等也。奈吾思及國事。常至於哀。日夜不能自釋。卽周流逍遙。猶不可恃計。惟有先把思心愁苦。攢成一條。使終古爲長夜。然後隨風所之。抑其素志。惄惄而行耳。但志最難抑。明知時不可爲。而志猶未衰。有志則有思。有思則有愁。愁之難忍。尤甚於死。而世又無思而不愁之人。是平日所聞彭咸造思。亦以

其志有不忘於此。不昭然可見乎。及行而登望景  
象寥寂時令悲涼國事可哀此身何賴不得不舍  
之而去凌波隨風與彭咸預結芳鄰以爲他年自  
託之地旣而他往登高撫天吸露漱霜頗堪一宿  
豈意寤起俯觀山水昏濁無力澄清經紀蕩然實  
難託足又不得不隨風而行惟與大波潮汐同守  
張弛信期庶幾不忘其介亦可自表其非虛僞也  
夫張弛乃往復之理爲天之道而補救存乎其人

如今曰當秋回風司令矣秋以前爲夏火易於焚  
秋以後爲冬水易於溺救焚拯溺日日當防禍機  
而楚國君臣惟借易逝之歲時蹈前車之覆轍茫  
不知戒吾何樂不爲介子之隱伯夷之避而以身  
調度挽回守無適之義乎今計前此旣無所冀後  
此徒自取災舍子胥申徒之外無可爲侶但子胥  
被誅權不由已申徒負石無益於國未免失之太  
驟吾所以久當死而至今未死者欲效彭咸不忘

其志介故也。思心何能已乎。篇中層層曲折。步步  
相生。一絲不亂。無奈舊註強解傳訛。辯之不可勝  
辯。以致明眼如晦庵。亦訾其顛倒重複。疎鹵舊註  
之惑人如此。安得起九原而問之。

惜往日

惜往日之曾信兮。爲懷王左徒。受命詔以昭時。王令  
一代之奉先功以照下兮。承先君之餘烈。明法度之  
嫌疑事有同異可疑者。皆以法度分  
政治。一代之嫌疑。事有同異可疑者。皆以法度分  
兮。法立則刑罰中而姦盜屬貞臣而曰嬉。委任最專。  
息此句乃昭時之效驗而自娛。所謂秘密事之載心兮。惟有機密之事。不便宣於朝者。任之於心。於心而逸於得人也。  
雖過失猶弗治處分甚寬。已上心純龐而不酌。而自雖過失猶弗治。敘得懷王之知遇。心純龐而不泄。今指造爲憲令。上官大夫欲奪而不與之事。遭

讒人而嫉之。以自伐其君。含怒以待臣兮。卽離騷所思章所謂造怒。蓋以旣疏有城心也。不清澂其然否。○澄同叶○悲有諫總不蔽晦。君以旣疏有城心也。不清澂其然否。分別是非蔽晦。君惑之見誤國事於先。又以不當行之事。詬君而行之於後。無所不用其蔽晦也。弗參驗以考實兮。○詬之實自得。乃又不然。以蔽晦者深也。遠遷臣而弗思。○既疏之於外。又遷之於遠。不信讒諛之溷濁。思罰之當否。以含怒者久也。信讒諛之溷濁兮。溷濁猶言糊塗。與清澈相反。此輩音盛有何識見。純是虛惑。偏要信他。自矜所行爲得計。以盛氣志而加我。卽抽思章所謂惰吾以其美好也。過督過也。遠遷弗思。蓋以此已。

上敘懷王信讒。放已於外。把富強法立之業。忽然中廢。所以可惜。於頃襄本無所犯。被讒謗而見尤。爲子蘭上官所懸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自愧質性純龐。露出光輝。景象取忌於人。故身處僻地。猶韜晦以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沉流。以身無所容。故卒沒身而絕名兮。卒。遽也。遽死而壅同叶周君之不昭。故離君能察使芳草爲藪幽。竟把貞臣擯棄山澤。此障蔽之害也。焉舒情而抽之君也。可惜君爲君無度。而弗察兮。以無明法度之能察。不使芳草爲藪幽。竟把貞臣擯棄山焉舒情而抽之君也。可惜君爲君無度。而弗察兮。恬死亡而不聊。宜安於死。而不苟且以虛生。獨

鄣靡而蔽隱兮。但有蔽使貞臣而無由。

賢者在

以後再有貞臣。何由爲君所用。不能不爲有國者之慮也。已上言頃襄之放

已爲人障蔽。不加察而致死亡。將來貞臣必不能用以保其國。聞百里之爲虜兮。

相秦繆伊尹烹於庖厨。相湯呂望

屠於朝歌兮。

相武王

甯戚歌而飯牛。

桓桓齊

不逢湯武與

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

惟能察者方能使貞臣

吳信讒而弗味

兮。不玩昧子胥死而後憂。

越滅吳夫差臨死

介子忠

而立枯兮。祿不及而饑死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禁

悟同言無面目見員

甘是其德

供祭祀以報大德之優游。

不言祿而自去聲

思久故之

親身兮。

從亡十九年。是其故因縗素而哭之。

貞臣生不能用。至

死後方察亦無及

矣。已上分別人君之能察不能察貞臣之

得用不得用申明上文使貞臣而無由句

音移

或忠信而死節兮。有理不當死

或詭謾而不疑。有理所當疑

而反死者。而反死者

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

總因不察而妄聽故芳與澤誰能日日別其何

其雜糅兮。貞臣衆孰申旦而別之。

者爲芳。何者爲澤。誰能日日別其何

少不得墮入何芳草之蚤歿兮。微霜降而下戒。

天威示警高

人圈套

無不死之理。所以忠諒聰不明而蔽壅。此也。

使讒訛而日得也。君旣蔽壅。自然

易經噬嗑卦二爻。猶云聽不審也。

此也。日得無日不自得。君旣蔽壅。自然

也。

也。君旣蔽壅。自然

聽謫人之虛辭。所以自前世之嫉賢。今懷王時指  
詭謾而不疑者此也。

若其不可佩。以芳爲臭。妬佳冶之芬芳。今摹母姣而  
自好。以醜雖有西施之美容。今謫妬入以自代。

志在

專寵不顧已材不堪。謫諱曰得。自懷王時。兀然其來久矣。願陳情以自行。今其貞  
之明。本無難察。嫌疑明也。無奈君之無度。弗察何耳。已上分別貞  
臣之死節於忠信。謫諱之得志於詭謾。追論懷王聽  
謫後。法度之廢已久。以致嫉賢日甚。嘗論懷王聽  
無以自白。申明上文。鄣齷而蔽隱。句棄騏驥以馳騁。  
如列宿之錯置。可以參互而按其情。與所罰詞。

兮。騏驥王逸。作駿馬。氾汎。編竹木渡水者。無舟檝。而自載。必墮於路。乘氾汎。以下流兮。  
爲辟與此。其無異。必危寧。溢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憑治。恐不殆。難免爲有再。  
膺國之臣僕。恐吾君不記吾辭。以自戒也。若記吾辭。雖爲介子。君亦不失其爲晉文。不然。則吾爲子胥。君爲吳王。尤可惜耳。此卽所以爲死諫也。已上言治國。必以法度爲本。法度亡而國隨之。應篇首明法度句。以結作此篇之意。

林西仲曰。以明法度起頭。以背法度結尾。中間以

無度兩字。作前後針線。此屈子將赴淵。合懷王頃  
裏。兩朝而痛敘。被放之非辜。讒諛之得志。全在法  
度。上決人材之進退。國勢之安危。蓋貞臣用則法  
度明。貞臣疏則法度廢。及既廢之後。愈無以參互。  
考驗而得貞讒之實。而君之蔽晦日深。雖有貞臣。  
必不能用。是君爲靡君。國非其國也。政篇首惜懷  
王初寵遇而終遠遷。以垂成之功墮於一旦。次轉  
入頃裏。無罪見放。尤出無名。總爲聽讒不察所致。

中段以古來人君能察則貞臣可用。不能察則貞  
臣不得用。及貞臣所以喪其身。讒諛所以固其寵。  
皆最易察者。而不能察。找說於後。而以治國無法  
度。必至於亡結之。與哀郢懷沙諸篇。另是一樣機  
軸也。史記把楚滅於秦。敘入本傳。自是特識。

哀郢

皇天之不純命兮。純一也。卽天命靡常之意。不言君之爲丘。二句。伏下不知夏室家莫顧。景象不堪如兮。天實爲之。安得不哀。方仲春而東遷。追思放逐之命。恰當此去故鄉而就遠。今適江夏以流亡。名流適循也。江夏水。朝同叶杭。應上離行之日。是日起行。散句。是起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恨也。招悵恨也。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君之壅蔽益深。此後料望長發郢都而去。閭兮招荒忽其焉極。

愀而太息兮。涕涆涆其若霰。愀梓也。別國門故物而哀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夏首。夏水口也。西浮。舟行之曲處。路有西向者。龍門。楚都南關二門之一也。心嬪媛而傷懷兮。嬪媛。牽引也。眇不知其所蹠。遠視開半蹠也。順風波而流從兮。焉洋洋而爲客。如日眇蹠。意焉。如凌乘也。陽侯。意凌陽侯之氾濫兮。凌乘也。陽侯。大波之神也。忽翶翔之焉薄。一下日翶。直刺不動。謂蹇產也。意薄一上。意薄。謂蹇產也。將運舟而下浮兮。轉也。上洞庭而下江。意上。謂蹇產也。去終古之所居兮。終古。自楚受封之初算起。今逍遙而來東。去郢都所。

居將到南行矣。伏下孤死首丘句。已上追敘羨靈被放。自起行將至南行。水路所經。步步可哀。羨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返。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曰遠。背違也。夏浦。卽夏日之浦。故都在東遷之西。故曰西思。言神欲往而身爲所繫。歸路絕矣。登大墳以遠望兮。者爲墳聊以舒吾憂心。上不解心耳。而不知正所以爲哀與悲也。意見下文。哀州土之平樂兮。以輯寧可以教民。而竟使之震愆。故望之而悲。江介之遺風。不釋二句來。謂曠觀可以散懷。且舒途次之憂。哀州卽此焉。至言不能至其境也。當陵陽之焉至兮。陸時雍曰。陵陽。楚地。下和封爲陵陽侯。音眇。南渡之焉。如何所往。

乎。言下和以冤被刑而卒能自已。以冤被逐而卒不能自白。是以流亡終矣。曾不知夏之爲  
 宛。被逐而卒不能自白。是以流亡終矣。曾不知夏之爲  
 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鄂之東關二門也。蕪穢草也。  
 言已於百姓震愆離散之時被放。南渡去都益遠。國事日非。其在江介者。卽有滄海桑田之變。亦不能知。  
 患。問誰致之。哀郢正旨也。其在州土者。有荆棘銅駝之心。不怡之長久兮。憂  
 也。江與夏之不可涉。兩水分隔。以羈置不能涉。惟郢路之遙遠兮。惟  
 與憂其相接。輿氓無有斷時。不識郢都近。日景象何如。忽若  
 去。不。信。兮。其始忽以不見信而至。今九年而不復應。長久  
 二字。慘鬱鬱而不通。今蹇侘傺而含惑。此心無以告人。惟住于此。

年中無日。不以憂國憂民爲心。夕奉歡之汋約兮。謐  
 菖弱而難持。謐誠也。小人外飾媚骨。以博君寵。心實不可測也。忠湛湛而願  
 進兮。湛湛深貌。若有深心爲國。必犯疏其身而蔽其才。彼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其薄天。視之高  
 錄。因反。逼于天。慈所謂欲加之罪。何患憎愠。愉之修美兮。傳之天下爲不愛朱均。憤心所蘊。洪興祖曰。  
 衆讒人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僞名。謬以不愛朱均。本領智深勇沉。有近于短暗。君必憎之。積也。思求曉知謂之愉。修長也。是忠湛湛無詞。雖堯舜亦不能免。憎愠。愉之修美兮。力。反。  
 忧慨氣假擔當。自飾所長。暗君必好之。衆蹠蹀而

日進今美超遠而愈邁

蹊蹕行貌以君之好惡相背故小人競進而位日高其國

事不言可知矣已上痛敘讒人嫉妬之害妨賢誤國使君不能察致已有生離之慘亂

曰曼

余目以流觀兮曼引冀壹反之何時生歸之鳥飛返  
故鄉狐死必首丘生不如鳥死不如狐信非吾罪而棄逐兮應上何須臾而忘返句蓋惟非去不何日夜而忘之  
應上何須臾而忘返句蓋惟非去不何日夜而忘之信有可以放歸之理故不能忘

○已上敘死期將至冀得歸骨作結

林西仲曰屈子被放九年料不能復歸郢都故有是作不曰思郢而曰哀郢者以頃襄初立子蘭爲

令尹上官大夫等獻媚固寵妬賢害國較之懷王之世尤甚當初放時已見百姓之震愆離散不知此九年中更作何狀恐天不純命實有可哀者若已之思返不得返猶在第二義也其追敘起行曰沿路懷憂及旣到後登墳遠望而以讒人嫉妬之害與非罪棄逐之冤找說於後總爲州土之平樂之江介之遺風世傳基業將轉爲夏之丘門之蕪刻一刻放心不下耳妙在開手方說百姓二句卽接以

已之東遷。歷敘舟行苦况。中段方說州土江介。二旬卽插入陵陽。不至南渡別無所如。若哀郢。若自哀。殊不可辨。蓋無此番斡旋。必涉於訕謗。呪詛。有失怨誹。不亂之義。舊註不解此意。謬誤甚多。竟成一篇思郢文字。不是哀郢也。凡認不得題目者。斷不許浪讀古人書。豈但一騷已哉。

懷沙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

叶母

滔滔水大貌。傷懷永哀兮。汨

徂南土。

汨行貌。汨羅在郢之南。故曰南土。言久放傷

水之時也。

音閔

點出沉吟同。

此乘冰大之時。由遷所而往也。

軫兮離愁而長鞠。

叶給

紓曲軫痛慙憂。鞠窮也。雖有憂國

撫情効志兮。冤屈而自抑。

若我冤無可伸。循情覈志。尚可以無媿自遣。

六句言傷懷永哀之實。此以舊法未廢。此以匡衡爲比者也。易初本廸兮。君子所鄙來之道。似匠

已之東遷。

歷敘舟行苦况。中段方說州土江介。二

旬卽插入陵陽。不至南渡別無所如。若哀郢。若自

哀。殊不可辨。蓋無此番斡旋。必涉於訕謗。呪詛。有

失怨誹。不亂之義。舊註不解此意。謬誤甚多。竟成

一篇思郢文字。不是哀郢也。凡認不得題目者。斷

不許浪讀古人書。豈但一騷已哉。

卷之三

三

三

三

人之常度替矣。立身之君子必薄之而不爲。

### 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

叶既章修

畫所繪之痕志用意也。墨施繪之具。前人有圖樣在無可更改此以繪畫爲比者也。內厚質正兮大人所賊音盛居上位之大人必明而用之。賊明也。

巧倕不斲兮。孰察其揆正。揆度也。承上匡斲來玄文處幽兮。眇瞍謂之不章。持黑文置暗地昧者不見離妻微睇兮。瞽以爲無明目者反輕侮之。承上繪畫來變白以爲黑兮。倒上以爲下。最易知者亦至變倒。猶不止於不察。以爲不章。無明已也。總承繪畫匠斲再深一層說。夙在笯兮。雞鶩翔舞。笯籠也。以貴爲賤。以賤爲貴。且不止於變倒而已。

同糅

玉石兮。一槧而相量。平聲。糅雜也。槧平斗斛木也。連貴賤已。又別舉二事爲夫。唯黨人之鄙固兮。差不知余之所臧。鄙則不大。固則不通。總屬無識之病。已上比遞深一層說。追言已獨守正而世俗顛倒日甚。所以見放。當大任者多致悞事。示我而哄議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如吠日吠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毀非也。與大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疏通也。文質朴木皮。叶萬始發。通於內。始發爲異采。但文爲質掩。衆必不知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也。材朴

立存而所有愈廣。但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遷兮孰知余之從容。重襲皆累積也。豐盛大也。

材爲朴音誤掩眾又不知仁義謹厚惟舜知此中自涉逢也

於假而不能盛大。但仁義爲謹厚掩。惟舜知此。中自誹謗通國無一知其能。故不復見名。然自度古固有

本領實非世俗所能知。又難專咎黨人也。已上言見效之後。復招

不竝今豈知其何故。竝世而生。其理大不可解。湯禹

上聲悲變易平日之恨強抑此心而自遣矣然我所以離憂不解者願以死

久遠今邈而不可慕。重華之後。湯禹懲違改忿兮。抑

心而自強。古人多不竝生。何怪于今。宜懲戒相違之自抑句。離慾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然我所以離憂

忠之志爲後世像法。使後人恨不及見我。猶進路北。次兮曰昧昧其將暮。北行向汨羅而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此日而娛。蓋命止於此日而舒。平日之哀。止於忠之大事。不復寬至明日也。慘甚。已上言前不見古人。後當以示來者。汨羅自沉。必不可已亂。浩浩沅湘分流汨兮。汨羅爲二修路休蔽道遠忽兮。深懷質抱情獨無匹兮。正字之誤。言我之忠伯樂旣沒驥焉程兮。程量也。心無有正其是非者。身無益民生稟命各有所錯兮。人稟命于天而生。定所遷又在汨羅之南。長途幽深。蔽闇。今進路北次。忽然到此。脩路休蔽道。遠忽兮。叶征

心廣志余何畏懼兮。廣寬也定會傷爰哀永歎喟兮。  
賦嘵幸君之一分何故懼曾以傷哀托之歎喟以爲詞。  
可謂兮無奈舉世昏亂無一知我而人心不讓願勿愛兮。  
賦嘵幸君之一改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讓辭避也。言人誰不愛死到辭避明告  
君子吾將以爲類兮。以此理明告天下後世有君子不能時亦由不得我愛此理當知明告不讓辭避也。言人誰不愛死到辭避明告  
志之有像者此也。已上總申前意而自述其不怖死之衷此投水絕命之辭也。

林西仲曰此靈均絕筆之文最爲鬱勃亦最爲哀慘其大意總自言守正竭忠而世道顛倒人不能

知以致招讒被放把一生經濟學術無處施展亦無處告語惟有古聖人堪稱相知又不相待則容身於世尚有何益計惟有殺身成仁一著留法則於將來儻於千百年後覓得不謀面之知已便是方以類聚亦無異於一堂之相親也末段亂詞歸之天命見得當死不怖死卽聖賢所以立命處篇中曰常度曰初本廸曰前圖曰內厚質正曰文質疏內曰材朴委積曰仁義謹厚曰懷質抱情皆是

自己本領曰。羨不知。曰。衆不知。曰。莫知。曰。孰知。曰。  
莫吾知。皆是自己。冤抑其章法句法。承接照應。無  
不井然。要知此番之死實。因被放九年。不復讒訛。  
用事楚國。曰就危亡。以平曰從彭咸之意。爲戶諫。  
之史魚。冀君一悟。以保其國。非怨君亦非孤憤也。  
舊註過于穿鑿。遂棼如亂絲。卽開首四句。明明自  
敘。往汨羅。起行之時。原以五月五日沉水。則四月  
起行。適當其候。乃洪興祖認作被放之始。自仲春

行至孟夏。纔到江南。不但篇末進路北次句。茫無  
來歷。卽初放由郢至遷所。亦用不着兩月。程途按  
涉江篇。言至遷所有霰雪。無艮句。孟夏豈有雪乎。  
招魂篇亂詞云。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末又云。目  
極千里。兮傷春心。世無中途。招魂之理。然則當春  
之到遷所久矣。或又因亂詞有沅湘分流句。遂解  
徂南土作汎沅湘。不知汨羅在長沙府湘陰縣。名  
曰屈津。汎出蜀郡至長沙。湘出零陵亦至長沙。賈

誼投書湘流托之以弔者爲其能順流而下也。謂汨羅爲沅湘之分流則可。若謂泝沅湘而上達汨羅。則悖矣。且原欲自沉日久。惜往日篇旣云臨沅湘之玄淵。遂自忍而沉流。漁父篇又云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矣。若見沅湘何待泝乎。總之讀古人書。毋論本文註疏。一字不容放過。則無不可。讀之書矣。

楚辭燈卷之三 終



